

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

# 刚果

一个民族的史诗

〔上卷〕



DAVID VAN REYBROUCK

〔比利时〕戴维·范·雷布劳克 著 王兴栋 译 万语 校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 刚果

一个民族的史诗  
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


## CONGO

上卷

[比] 戴维·范·雷布劳克 著

王兴栋 译 万语 校译

David Van Reybrouck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刚果：一个民族的史诗：全2册 / (比) 戴维·范·雷布劳克著；王兴栋译.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680-4316-8

I. ①刚… II. ①戴… ②王… III. ①刚果民主共和国—历史 IV. ①K4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5690号

##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7-2018-144 号

CONGO(KONGO) By DAVID VAN REYBROUCK  
Copyright : © 2010 by DAVID VAN REYBROU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 Bezige Bij,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HUST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Flanders Literature ( www.flandersliterature.be ).

## 刚果：一个民族的史诗

Gangguo: Yige Minzu De Shishi [比] 戴维·范·雷布劳克 著 王兴栋 译

总策划：亢博剑 闫青华

责任编辑：张丛

特约编辑：葛秋菊

装帧设计：谷亚楠 李晨

责任校对：张会军

责任监印：秦英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27.5

字数：587千字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1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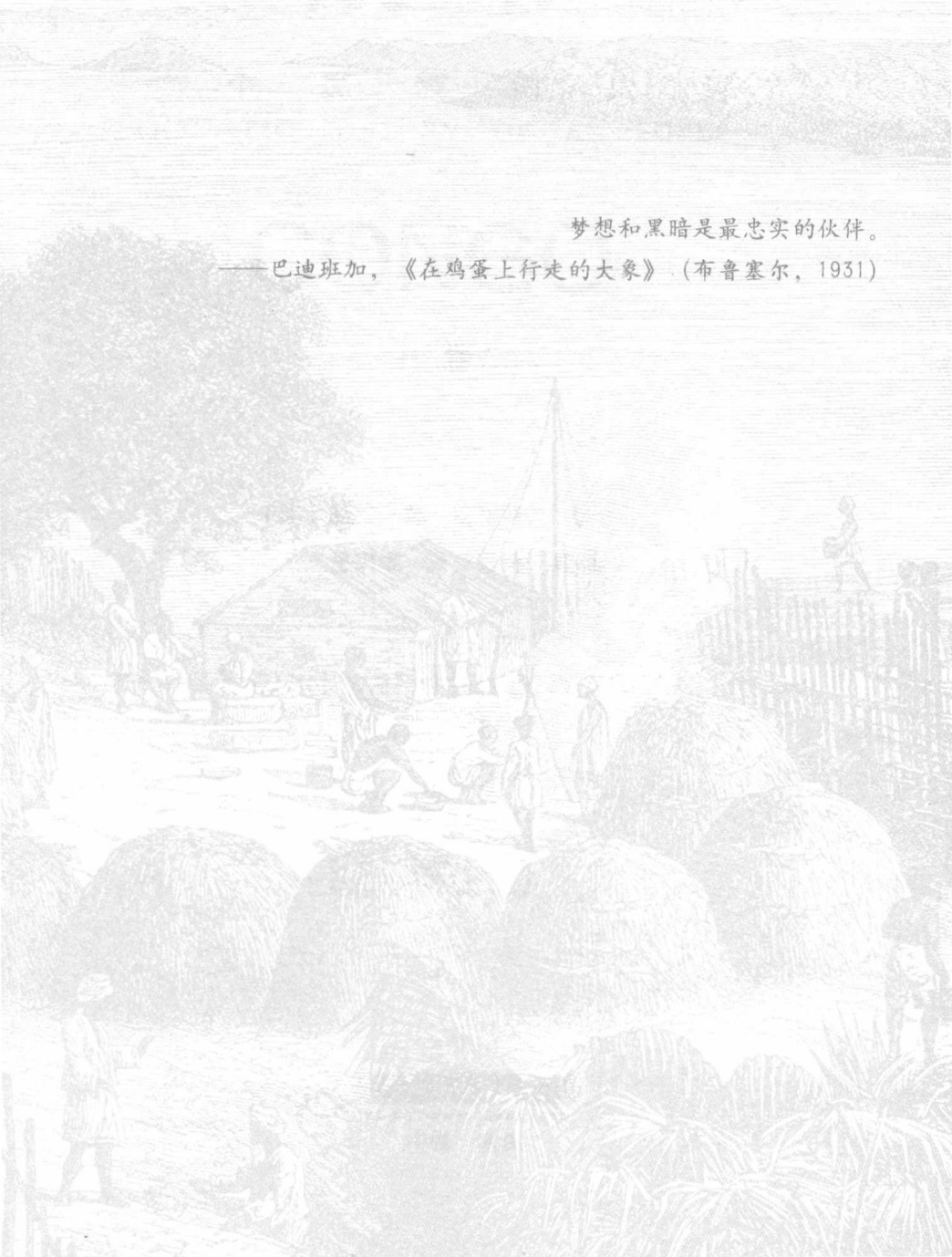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CONGO

梦想和黑暗是最忠实的伙伴。

——巴迪班加，《在鸡蛋上行走的大象》（布鲁塞尔，1931）





以此书纪念艾蒂安·恩卡西（1882？ — 2010），  
深深感谢他的口述，以及初次见面时送给我的那串香蕉。

还要将此书献给小戴维，他出生于2008年，是曾经  
的娃娃兵吕芬·卢里巴和他的前妻劳拉生下的第一个孩  
子。卢里巴和劳拉非常友善，并让他们的长子与我同名。

## 引言

虽然这里还是大海，但是你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海的颜色。在这里，浪头还是那么凶猛，奋力击打着船舱；在这里，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然而，原本蓝色的海洋已经染上黄色，两者混合并没有变化成绿色。这不符合教科书上的颜色理论。在这里，它变成了灰暗。大海的蔚蓝色消失了，在中午的太阳底下，再也看不到蓝色的波浪，太阳升起时那无边无际的海之蓝，黄昏时的深蓝，以及夜幕降临之后的铅灰色，都消失了。

从这里开始，海水变得像浓汤一样：

黄色的，没有光泽，锈蚀斑斑。虽然离海岸线还有数百海里<sup>①</sup>，

---

① 1 海里 = 1.852 千米 ——译者注

但你会知道这里已经是陆地开始的地方。刚果河（Congo River）奔流入海的巨大力量足以让入海口周围几百千米的海水为之变色，它就像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掏空一样，汇入大西洋。

登上老旧的班轮，这种颜色的变化会让初访刚果的旅行者觉得很快就要靠岸了。然而，班轮上的船员和经常来刚果的人都会清楚地告诉他们，这里离海岸还有两天的航程。在这两天里，初访者会发现海水的颜色变得越来越黄，甚至会变成棕褐色，同时也会越来越脏。站在船尾，可以看到螺旋桨从海洋深处翻出蓝色海水，与水面上的黄色海水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对比会越来越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会看到杂草连成一片，在水上漂流，一些由刚果河冲积而成的小岛，似乎也在水中飘荡。透过班轮的舷窗，可以看到海面上有很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一块块木头和连根拔起的树，这些很可能是很早之前从丛林中冲下来的，因为树上已经没有了小的枝叶，一些比较粗壮的枝干则会时不时翻出水面，然后又扎进水里”<sup>1</sup>。

在卫星图片上会看得更清楚：一条棕色带在雨季高峰时从河口向西延伸大约 800 千米（约 500 英里），看起来就像是陆地漏了一样。海洋学家将它称作“刚果扇”或“刚果羽毛”。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航拍图片时，禁不住想这有点像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手腕砍下来，放在水下，然后永远定格。刚果河是非洲第二长河流，它向西喷涌而出，带着巨大的能量冲入大海。入海口两边有很多岩石，使入海口显得相对狭窄<sup>2</sup>。不像尼罗河（Nile），刚果河的河口没有形成平缓的三角洲，巨大的水量就这样通过一个小出口喷涌出来。

这种黄色来自刚果河在约 4700 千米长的奔流中所携带的泥沙。



从刚果最南边的高原出发，流经干燥的大草原、加丹加杂草丛生的沼泽地，穿越赤道附近无边无际的森林（这片森林几乎覆盖了刚果的北半部分），再到下刚果的崎岖地带，一直到河口附近如魅影般的红树林。这样的颜色不只来自刚果，也来自数百条河流和支流，它们共同形成了刚果盆地水系，这个盆地的面积足足有 370 万平方千米，占非洲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盆地的大部分区域和刚果这个国家是重叠的。

所有泥土，所有被水流“撕下”的黏土和软泥，一起往下游漂流，进入更宽广的水域。它们有时悬浮在水中，不易察觉地随波逐流，然后在混杂日光、黑暗和泡沫的激流里翻涌。它们有时被石头、堤坝或船骸阻挡。那些生锈的船立在蓝天白云下，发出无声的嘶吼，船头翘起，船身周围形成沙滩。有时候，它们可能什么都不会碰到，除了水流，一开始是淡水，然后是半咸水，最后是咸水。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开始：在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就已经被大量海水渗透。

历史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其源头之远或许超出你的预料。2003 年，我第一次考虑就这个国家的动荡历史写一本书，不仅包括后殖民时代历史，也包括殖民时代和一部分殖民时代之前的历史，当时我觉得除非我能够收集到足够多刚果人的看法，否则这件事就不值得一做。毫无疑问，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会遇见欧洲中心主义，要挑战这一历史观，我必须系统地寻找当地人的观点，最好是当地人观点的多样性，因为从目前来看，还不存在固定的本地版本的刚

果史，也没有固定的比利时版、欧洲版刚果史，或者干脆说白人版的刚果历史。我要听到刚果人的声音，而且越多越好。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过去十年的人均寿命从来没有突破过45岁，要听到更多刚果人发出有关历史的声音，我该从哪儿开始呢？这个国家本身就才五十几岁，而它的居民却活不过这个岁数。当然，也会有一些声音来自被遗忘或快被遗忘的殖民时代。传教士和人类学学者记载了很多奇妙的故事和歌曲，刚果人自己也写下了很多文稿，着实让我有些吃惊的是，我甚至找到了一份19世纪晚期的“自传”。但我还在积极寻找活着的历史见证人，寻找那些可以和我分享生活故事的人，即便是生活中细枝末节的琐事。我在寻找那些纸张上没有讲述的东西，因为历史远远不止那些书本上写下来的内容。这个说法适用于任何地方，特别是那些只有很小一部分上层人士能接触到书面文字的地方。我学习的是考古学，因此对于非文本类的信息更加看重，相比于文本信息，非文本信息能够提供更全面、更切实的信息。我希望采访一些人，未必是那些做决策的人，而是一些普通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有更清楚的历史烙印。我想知道这些普通人在不同时期，每天都吃什么，我也很好奇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小时候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会去教堂。

当然，根据当代人口述的资料去推断过去的事情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像记忆一样带有如此明显的时代印记。有些受访者可能会对殖民主义唱赞歌，这是因为在殖民时代他们过得不错，还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状况对他们而言比往日更糟，或者因为我是个比利时人？观点极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但对于一些普通事物

和活动的记忆却比较持久。1950年，你也许有一辆自行车，也许没有；你年幼时和母亲说的也许是刚果语，也许不是；你在传教士的传教点踢过足球，或没有踢过。对不同事物的记忆，褪色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活的细节则使记忆色彩保存得更久。

因此，我想去采访普通的刚果人，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我不太喜欢用“普通”这个词，因为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在我听来却是非常不普通的。时间就像是一台机器，将人的生活碾成碎片，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有时候有些人，能碾碎时间。

不过问题还是，我该如何开始？我希望能够找到某个对殖民时代最后几年记忆清晰的人，并与之对话。毫不犹豫，我猜想在刚果找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的亲历者，如果有受访者能够告诉我其父母甚至是祖父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那么我会非常高兴。至于更早的时期，我只能通过模糊的文字材料去了解。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发现刚果人的平均寿命不高并不是因为老人少，而是因为有很多小孩出生没多久就死亡，拉低了人均寿命。原来是婴儿的高死亡率降低了刚果的人均寿命值。我去过刚果十次，在这些旅途中很快就遇到了70岁、80岁甚至是90岁的刚果人。有一次，一个差不多90岁的盲人跟我讲了很多他父亲的故事：通过他的讲述，我间接了解了1890年的刚果，很深刻。但跟恩卡西告诉我的一切相比，这还算不了什么。

从空中看金沙萨，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有点像白蚁蚁后，一只肿

胀的怪物，不安地骚动，永远活跃着，永远在膨胀。在闷热的气候里，顺着刚果河左岸延伸。离这里比较远的地方，也就是刚果河的另一侧，有一座姊妹城市：布拉柴维尔，这个城市更小，更清新，同时也更加光彩夺目，这里的摩天大楼都由玻璃窗装饰。地球上，唯有这个地方，坐落着两个互相对视的首都城市[布拉柴维尔是刚果(布)的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的首都]，但透过布拉柴维尔，金沙萨看到的仅仅是自身简陋的映像。

金沙萨的色彩是变幻不定的，不像其他阳光满溢的城市那样有一个不变的主色调。在这里你不可能找到卡萨布兰卡那样饱和的色调，哈瓦那温暖的颜色，或印度瓦拉纳西的那种深红色。在金沙萨，刷上的漆总是会很快褪色，以至于人们似乎已经放弃修补，苍白的颜色成了他们独有的审美。彩色粉笔画，曾经是传教士喜欢的，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城市的主导。从那种出售肥皂和预付费电话卡的小店到新建的大教堂，墙壁上始终是褪了色的黄色、蓝色和绿色。在布拉利马饮料厂的后院，一箱箱的可乐堆在一起，形成了一面巨大的墙，像堡垒一样，这些箱子不是鲜红色，而是暗红色。交通警察穿的制服不是明黄色，而似乎是那种尿黄色。在阳光最明亮的时候，就连国旗的颜色也显得有些苍白。

是的，金沙萨并不是一个鲜艳的城市。这里的土壤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不像非洲其他地方。墙壁上的彩色粉笔画涂层下面是土褐色，在阳光下，沿着卢蒙巴大道(Boulevard Lumumba)看两边的房子，你会看到灰色的大集合。有的街区是暗灰色，显得很潮湿。紧挨着的是一些鼠灰色的街区，显得有些暗淡。而在这些街区的边

上又是像灰烬那样的灰色，这里唯一很显眼的一种颜色就是白色，干木薯的白色，这种木薯是中非民众的主粮。街头上卖食品的女摊贩蹲在装木薯粉的塑料桶旁边，亮白的木薯粉让人无法直视。摊贩旁边有成堆的木薯根，那明亮的白色让人想起了被锯断的象牙。从空中看这些成堆的木薯，就像大地露出了獠牙，像狒狒那样既生气又惊恐的一副鬼脸。一个乏味城市的弯牙，但像珍珠一样洁白无瑕。

想象自己像一只朱鹮一样从这座城市的上空飞过，你会看到什么？你可能会看到锈蚀斑斑的波纹铁皮屋顶、深绿色植物，以及这个城市的灰色调，还有在不断扩大的贫民区。金沙萨的社区有这样的名字：马卡拉 (Makala)、本布区 (Bumbu)、恩基里-恩基里 (Ngiri- Ngiri)，往市中心走还有一个卡萨武布区 (Kasavubu)，这里是最早的“内地人”社区，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形成。我们还能看到卢本巴希大道 (Avenue Lubumbashi)，这是一条笔直的主道，有无数小街道和巷子与之相连。但这条大道从没有真正铺上水泥或者柏油，在雨季，道上很多坑坑洼洼的水塘，有的甚至有游泳池那么大，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出租车司机，有时候也会陷进去。水坑里墨黑色的泥浆，会从轮胎边溅出来，洒在新洗过的尼桑或马自达出租车上。

我们会掠过出租车，让司机在那里骂骂咧咧，然后飞到法拉杰大街 (Avenue Faradje)。在 66 号院，飞过扎满玻璃碎片的墙头，飞过厚重的金属大门，看到有白色的东西很耀眼。近看，它既不是木薯也不是象牙，它是塑料的，是那种很硬的白色塑料，它是一个便盆。一个小孩儿正坐在上面，是一个一岁左右的可爱小姑娘。她的头上梳了很多小辫子，就像小的棕榈树一样，用黄色和红色的小带子绑

在一起。穿的是黄色的裙子，上面带有花纹，此时撩起来堆在屁股后面，膝盖上没有短裤，她没有穿。此时，她和全世界所有的一岁小孩一样，并不知道便盆的重要性，坐在上面哭得格外伤心。

那一天是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她叫凯莎（Keitsha），对她来说那个下午非常痛苦。不仅因为她被剥夺了自主排便的快乐，同时也因为小小年纪的她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恐怖事物：一个白人。除了快被自己玩坏的芭比娃娃，她对白人毫无印象，但那一天却看到了一个两条腿的大活人。

整个下午，凯莎一直都保持警觉。家人和自己眼中的怪人交谈，还会与他分享香蕉和花生，她却一直保持安全距离，看我把手伸进装着坚果的袋子，一盯就是几分钟。

不过，幸运的是，我并不是来找她，而是她的祖父：艾蒂安·恩卡西（Étienne Nkasi）。我离开院子走进屋里，里面几乎完全是黑的，没有光，眼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在屋里几乎能听到屋顶在阳光的暴晒下咯吱作响，当然也是那种铁皮屋顶。屋里的墙壁是蓝色的，已经褪了色，这种颜色在金沙萨比较常见。墙壁上用粉笔写了这样一句法语：耶稣就是上帝。在这句话的边上，又用木炭写了一串手机号码，整个屋子的墙壁就像电话簿一样，这也情有可原，好多年以来，纸张在刚果的确是极其昂贵。

恩卡西坐在床边，他低着头，正试着用他那苍老的手把衬衣扣上，他才刚刚睡醒。我走过去向他问好，他抬起头，戴着眼镜，这眼镜

用一根橡皮筋套在头上，镜片很厚，磨损也很严重，镜片后面是一双湿润的眼睛。看到我之后，他放开扣子，双手握住我的手，从他的手上传来一股力量。

“曼德勒，曼德勒！”他低声喃喃自语，声音有点颤抖，就像我们是多年后重逢一样。他说“白人”时，发出一种仿佛已经生锈的齿轮开始转动的声音。经过这么多年，他在有生之年，终归是看到了一个比利时人来到家里。

“你好，恩卡西伯伯，”我的声音在这半暗的房间响起，“见到你很荣幸。”他还一直握着我的手，示意我坐下来。我找了一把塑料椅坐下来，“你怎么样？”

“啊，”他嘟哝了一声，镜片磨损太严重，很难看到他的眼睛，“恐怕我又是半老的年纪了。”在他的床边放着一个小碗，这很显然是他的痰盂。床垫显得有些脏，在床垫下面有一个灌肠注射器，上面的橡皮球似乎裂开了。各处散落着药物包装。他开始自嘲刚才开过的玩笑。

半老到底是多大年纪呢？他看起来绝对是我见过的最老的刚果人。这个问题他并没有想多久，然后用法语说：“我出生于1882年。”1882年？在刚果，日期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些受访者曾经告诉我，当我问某件事情是多久前发生的时候，一般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是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前，至少是6年，或者不不不，等等，让我们说，18个月之前。”我总想着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刚果人的视角，但这从来都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我自己对日期兴趣浓厚。有些受访者感兴趣的仅仅是答案，而不是非

常准确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实却能够很准确地回忆起来，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除了能说出是哪一年之外，还能准确说出月日，比如：“我是在1963年4月12日搬到金沙萨的。”再比如：“那是在1943年3月24日，船只起航。”不过这些事情都告诉我，要对具体的日期格外小心。

1882年？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的时代，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建立，第一批传教士抵达刚果。这甚至在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召开之前，在这个召开于1885年的著名会议上，欧洲列强决定了非洲的未来。我真的能够和一个不仅记住了殖民时代的非洲，而且还是出生在殖民时代之前的刚果人进行面对面交流吗？这个人甚至是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同一年出生。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已经126岁了！单这一点不仅让他成为世界上在世的、最长寿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人之一。在刚果更不必说，因为这个岁数是刚果人平均寿命的3倍！

因此我要做的，就像在很多其他情况下要做的事情一样：核实再核实。在这个事情上，这就意味着要充分挖掘过去，一点一点地挖掘，保持绝对的耐心。有时候会进展很快，有时候则根本没有进展。我之前从来没有和如此遥远的过去对过话，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对话是如此脆弱，我经常无法理解他，他经常是一句话说一半就停下来，脸上出现很惊讶的表情，就像一个人去柜子里取东西，但突



然之间忘了自己要取什么。这是在和健忘症做斗争，恩卡西有时候不仅是忘记了过去，也忘记了自己已然忘记。但这个记忆的鸿沟出现之后很快就会被弥合，他其实并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而我即使尽全力去唤起他的记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最终，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出生的年份很可能是真的。他谈了很多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事情，有关这些事情他提供的都是一手资料。恩卡西没有上过学，但他知道很多历史事实，和他来自于同一地区的年长的刚果人都不知道。他来自下刚果省，位于金沙萨和大西洋海岸线之间。这个区域是欧洲人到刚果之后首先占领的地方，如果刚果的地图看起来像个气球，那么下刚果地区就是气球的颈部，所有东西的进出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对于他的记忆，我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去佐证。关于来到刚果的第一个欧洲传教士团队，他说得十分准确，这些人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大约是在1880年左右来这里传教的。在谈话中，恩卡西提到了一些传教士的名字，经查有些人确实是在19世纪90年代来到这里，然后在1900年左右去了附近的传教点。比如他说到西蒙·金邦古（Simon Kimbangu），此人1889年出生在临近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他还谈到自己是个孩子的时候，目睹从金沙萨到港口城市马塔迪（Matadi）的铁路线建设。而根据记载，这条铁路线的确是在1890年到1898年建设的。而铁路线铺到他所在的区域，大概是在1895年，“我那个时候大概是12岁到15岁之间。”他说。

“恩卡西……”

“嗯？”每次我说到他的名字，他都会抬起头来，有点困惑的